

散文

# 龙潭沟的传说

■刘玉国

山高景色浓，沟深生狼虫，若不行正道，必定遭雷轰。在原新乡广合隆村焦营子南部，有一条南北走向，长六七里，是与大青山一脉相连的大沟，又因此沟位于大青山北侧的阴坡地带，坡上自然生长的虎榛子、山杏、桦树、山丁子等多种乔灌木非常茂盛，加之山高坡陡，沟深不见底，阳光照不到，不论天气旱涝，里面都有溪水流动，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冬季，溪水结得冰到了农历五六月份仍溶化不尽。到了夏季，沟里面凉风嗖嗖，阴森凄凄，令人毛骨悚然。当地人说是“龙”住过的地方，大家不但都叫它龙潭沟，且还流传一个故事。

相传，很早很早以前，有一雌一雄两条蟒蛇精住在沟里修行。数年过去，这两条蟒蛇精吸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身子有水桶粗，长十多丈，还会行雨布云。

每到夏季，天气大旱时节，人们就得到龙潭沟杀猪宰羊，祈求两条蛇妖施法下雨。否则在庄稼正用雨的时候，百姓若不烧香上供，肯定给你个“掐脖子”，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年年缺衣少食，生存艰难。当地山神和土地爷非常气愤，就到龙王那里告状。龙王听后，也无可奈何地说：“有句话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啊！”自此，山神和土地爷也只好忍气吞声，任凭两条蟒蛇妖在此兴风作浪，危害百姓。

一次，两条蟒蛇妖在大青山和众妖作乐，自称当上了“龙王”。旁边一小妖耻笑它说：“都说龙长一寸会行雨，蟒长百丈也是菜虫！”两条蟒蛇妖听后，问众妖有什么法子才能修炼成真龙呢？一向和蟒蛇妖言语不和的千年狼妖随口说：“要想成真龙不难，那得吃一百个童男童女才行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两条蟒蛇妖回到龙潭沟后，不但吃山下村里的小孩子，还吃上山放牧的牛羊。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吓得逃的逃，搬的搬，远走他乡，没了人烟。

再说，山下住着一户老财主，和这两条蟒蛇妖同流合污，不但家里供着蟒蛇妖，还想想方设法帮助蟒蛇妖胡作非为，真是头顶上长疖子，脚底下流脓——坏到底。因为方圆几十里没了人烟，所以老财主家的牛羊没有人给他放养，只好散放，常常丢失，这让他十分着急。

一年秋天，一个十五六岁小伙子领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盲人老娘，来到老财主家讨饭吃。老财主见状，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急忙让家里人做饭给她们娘俩吃，还好言挽留她们住下。这娘俩见老财主又管吃又管住，以为真的遇见了菩萨。当老财主提出让她娘俩留下来当长工时，娘俩个正为没饭吃，没地方住而发愁呢，于是就满口答应了下来。从此，小伙子就给老财主家放起了牛羊。

次年夏季的一天，小伙子赶羊去龙潭沟里饮水，忽然，两条半年没吃到东西的蟒蛇妖抓住了一只羊，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吞掉。小伙子急了，抄起羊铲打向蟒蛇妖，蟒蛇妖十分恼怒，撒开羊，张口就

把小伙子活活吞吃了。晚上羊回家了，却不见小羊信回来。小羊信的老娘问老财主：“我儿子咋没回来啊？”老财主撒谎给老妇说：“你儿子去龙潭沟找牲畜了。”

纸里包不住火。半个月过去了，老妇还不见儿子回来，就再三追问老财主。老财主见实在隐瞒不过去，只好说出了真相。失去儿子的老妇，摸索着找到了儿子被蟒蛇妖吃掉的龙潭沟里，由于悲伤过度也死去了。老妇死后化作一块巨石，长在了对坡上，呆呆地望着儿子死去的龙潭沟。

老妇人娘俩的无辜惨死，惊动了此地的山神和土地爷，他们决定这次到玉皇大帝那里状告这两条蟒蛇妖。腊月二十三，山神和土地爷就把凡间蟒蛇精不行正道的事如实汇报给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后非常气愤，决定择日派天兵天将去除掉蟒蛇妖孽。

天上一天，人间一年。转眼到了第二年七月，玉皇大帝才想起除龙潭沟蟒蛇妖一事，于是就派十八罗汉下凡前去捉拿。此时，正是人间雨季之时，滂沱大雨下个不停。为防蟒蛇妖逃跑，十八罗汉头戴草帽，扮作行人来到龙潭沟门口，两个蟒蛇妖发觉势头不妙，便兵分两路拼命逃走。一条翻梁往南

奔向大青山，另一条往西奔向南登场(当地一个地名)。正巧，雌蟒蛇妖逃跑时和十八罗汉相遇，当即被杀死在龙潭沟门儿。紧接着，十八罗汉又箭步往南追向雄蟒蛇妖。此时发现雄蟒蛇妖已翻梁逃到莫里哈吐沟门儿，正匆忙从河水里钻出来，准备向大青山上的石棺里爬去躲藏，还没到地方，当场就被十八罗汉斩断头颅一命呜呼。雄蟒蛇妖没成仙儿，竟惹来杀身之祸，临死流出一滴不甘心的泪水。雄蟒蛇妖死后，身子还被十八罗汉点化成蛇化石，以此作为见证，让人唾骂，没成想这个蛇化石竟成了引人注目的一大景观。

龙潭沟里的两条蟒蛇妖被除掉了，搬走的人家也都搬回来了。百姓还得知是十八罗汉除掉的蟒蛇妖，于是全村人都来祈求他们留下来，在此保一方百姓平安，不再遭受妖魔鬼怪的伤害。十八罗汉怎敢违上苍之命，只好把他们戴的草帽子放到了龙潭沟北面的一座小山头上，返回了天庭。从此，在广和隆的道边就有了草帽子山的景观。

后来，因为修渠采石料，十八个石头草帽子被炸得只剩下一个，也就是如今现存的一个石头的草帽子山。



摄影 赵国君

散文

# 女儿心中那座山

■王春雨

不知多久没有在故乡的冬天里穿行了，此时归来心就像长了翅膀。现在已是初春时节，可北方的冬天依旧寒冷而萧瑟。静静地望去，小镇因没有雪的陪伴而少了些许的诗意和浪漫。空气中还在弥漫着烟花的味道。新年的余音还没有散去，春风就早早地捷足先登了。就如这人生你方唱罢我登场，大自然亦是如此。

在城市里待久了，人反而没有了灵感和激情。总是在不经意间去回忆曾经的那些风花雪月的日子，那是在故乡的泥土里绽放出的花朵。每一瓣都散发着岁月的芬芳和色彩。

父亲去世之后我仿佛失去了半个故乡，义无反顾地带着母亲回到了城市。以为这样就是尽孝，岂不知对母亲来说在外干般好，怎抵家山一盞灯。不想余生留下遗憾，于是便带着母亲再一次踏上了返乡的路。我想，只有照顾好母亲，理解她的心思才是对父亲最大的告慰。

都说父母在不远游，关于我计划好的那些诗和远方，都在父亲离世的那一刻，被我悄悄地埋藏在了心底。我怕，怕我转身就再也见不到母亲。她是我另一半的故乡，一生的温暖。

这个冬天有着别样的情愫，让我情不自禁地想拥抱故乡的山水，去抚摸它每一寸肌肤。来到我的出生地热水塘，感觉从未有过的亲切和柔软。一条无限延伸的长街挂满了新年的红灯笼，为寂静的热水塘增添了春节的喜庆与年味。四周的山没有一片雪花，赭褐色的山脉，彰显着它的深沉与内敛。

热水，因神奇的温泉而闻名，且充满了传奇色彩。然而挂满沧桑的脸庞，却难掩世俗的无奈。那汨汨冒着热气的古老的露天泉水，早已被拔地而起的高楼所取代，再也回不到当初那动人的原始画面，如同人间仙境般的梦幻。尽管如此的不尽如人意，却依然有着小家碧玉的美。

这里是父亲的出生地，是爷爷背井离乡重新落户安家的地方。这里有苦难也有悲喜；有离别也有伤痛；有繁华也有堕落，而如今再也没有我可依赖的港湾。没有谁能阻挡历史的车轮，也没有谁可以留住岁月的脚步，定格花开的惊艳。而那间曾经养活两代人的老屋，早已随着亲人的离开，而灰飞烟灭。似一位历经磨难的老人，等待他的终究是死亡。蛛网打捞出旧瓷碗的缺口，而风铃始终悬着一截未说尽的黄昏。这世间总有一场离别是悄无声息的。

我一直就想为故乡的雪写一首诗，可落笔的刹那，我终是乱了阵脚，失了方寸。我不相信故乡在这个冬天没有落雪。车子一路往西，向最冷的方向驶去。路过河西，破败的景象让人心酸。在这片荒芜之地，昔日繁华的痕迹已被岁月的洪流冲刷得斑驳陆离。断壁残垣，如同历史的伤痕，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今日的苍凉。风，带着刺骨的寒意，穿梭在破败的建筑之间，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是大自然对这荒废之地的叹息。锈迹斑斑的铁门半掩着，摇摇欲坠，每一次轻微的晃动都似乎在预告着它即将崩塌的命运。

我的青春，我的童年，我的那些鸡鸣狗跳的日子都是在这里度过。曾经那些逝去的美好已经被时光揉碎，藏在绵长的记忆里。老人们说每片雪花都藏着故事，它们落在祖辈的衣衫上，飘进新娘的花轿里，最终化作清明时节的杏花雨。而此刻炊烟袅袅升起，带着麦的香气，在融雪的蓝天下书写另一章人间烟火。

走着走着，我终于看见了冬雪，也重逢了那片小树林。那一林一雪交相辉映犹如一幅静谧的水墨画，缓缓地铺展在岁月的长廊上。这美丽而又温馨的画面，勾

起了我太多的回忆和感动。想起那个叫涵的女子，她温文尔雅，端庄大方。一身材才情却又历经波折。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为了一份诗意的情怀，我们不惜“挥金如土”，打车来到这片小树林拍照臭美，近乎疯狂。然后我们写文字，张扬着生活中的那份惬意。她有着高傲而冷峻的气质。透过她优美灵动的文字，我感受到了一颗不老的少女之心。

我喜欢她的不取悦不讨好，欣赏她的不卑不亢。她就如同故乡的雪，超凡脱俗。后来我们各自的人生发生了改变，她去了很远的城市，而我也离开了脚下的这块土地。故乡就成了心里的一盞灯，眼里的一滴泪，手里的一缕香，只能在思念中慢慢回味。也许人生有了分分合合，才会让故乡变得更加厚重。

离开那片树林，走进草原，恍然冬天里最曼妙的风景不是千树万树梨花开，而是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它才是故乡的灵魂，是我们千回百转的放不下。

千言万语的诉说，不及老父亲喂下最后一口的早烟袋。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故乡。

诗歌

# 二月二龙抬头

■犁夫

青铜鼎上锈蚀的北斗  
忽然转动，冰裂声  
沿着二十四节气向前行走  
蛰伏的甲骨文在甲骨里游  
脊背拱起群山的褶皱  
鳞片下  
暗涌的雷声正要怒吼

田间老农把谚语搓成绳扣  
“二月二剃龙头，五谷丰登水长流”  
祖父的烟锅明明灭灭  
犁尖划开冻土之喉  
烫穿了整个冬天的褶皱

城隍庙前香烛思念龙舟  
祖母的银簪挑开春绸  
糯米团在蒸汽里沉浮  
咬破的豆沙渗出千年星斗  
种子在梦里吃语  
檐角铜铃晃碎时光的彩釉

异乡的站台吞咽着回眸  
站名在车窗上凝结成霜垢  
车票褶皱里蜷缩着故土  
铁轨震颤时抖落了乡愁  
梦里的秧歌早船  
扭成了遍地丰盈的秋收

考古队掀开冻土纽扣  
陶罐裂缝渗出液态的春秋  
碳十四测定着永恒虚构  
而石斧仍在月光里生锈  
犁杖和镰刀以及锄头  
正等待某个握紧温度的双手

卫星掠过电离层的褶皱  
监测数据在云端拼凑  
在古观象台的青砖裂口  
苍龙七宿正缓缓抬头  
五谷在田头致意  
星图与代码在此处邂逅

候鸟翅膀下是折叠的星斗  
正在校准归途的经纬地轴  
渔火点燃浪的情思  
集装箱吞吐着满天星宿  
大雁正往北飞  
起重机吊起半个白昼

隐匿在老槐树年轮里的更漏  
滴穿唐宋元明的彩绸  
智能手机闪光灯此起彼伏

照亮碑文凹陷的笔勾  
农谚在地里发芽  
二维码扫出破碎的筌篨

转基因麦种在冻土颤抖  
无人机播撒液态的金秋  
智能温室模拟着惊蛰气候  
而蚯蚓仍在深层土壤漫游  
一朵云闲庭信步  
亲吻大地原始的肌肉

龙须掠过输电塔的咽喉  
电流震颤古歌的节奏  
霓虹与烛火在窗棂相遇  
二维码里游动着甲骨文的蝌蚪  
一尾鱼与另一尾鱼追逐着  
正在遨遊着一条数字河流

庙会画摊前有孩童驻守  
液态黄金浇铸出龙首  
糖丝在寒风里凝固成舟  
载着童谣划过记忆的午后  
唯有那些不经意的感受  
在恒温恒湿的展厅里生锈

归乡者行李箱里塞满乡愁  
高速公路吞吃着山丘  
导航仪提示“前方左转接着往右”  
服务区的月亮浸在心里  
照见归途上不经意的回眸

时间在石磨缝隙游走  
碾碎稗草与转基因大豆  
祠堂门环锈蚀  
震落檐角积年的星斗  
那些一句又一句的叮嘱  
早已经在水泥地上碎成光釉

最后的蓑衣在博物馆发皱  
二维码解说着雨打芭蕉的离愁  
虚拟现实重现祭龙盛况  
而真实的雨滴正在渗透  
一棵秧苗就这样茁壮  
在乡村的田垄里静悄悄的守候

龙抬头，抬头看见雨在挥手  
大雁排列成行  
正在修补天空的伤口  
每个仰望都是古老的敬礼  
每粒冻土都在等待惊蛰的问候  
哦，拉不住乡愁  
任青铜的月光在甲骨上游走



## 哪吒没有“混金绳”

某文有这样一句话：“（它）不再安详呆，立刻脚底抹了油，飞快地窜将出来，放出手段，蓬蓬头甩出片片丝花，宛如哪吒的混金绳。”此处有误，其实哪吒使的根本不是“混金绳”。

《封神演义》第七十六回是这样描写哪吒的：“一手执乾坤圈，一手执混天绫，一手执金砖，两只手擎两根火尖枪，还空三手，真人又将九龙神火罩，又取阴阳剑，共成八件兵器。”可见哪吒的宝贝里只有“混天绫”，而没有“混金绳”。

其实，混金绳的正确写法是“幌金绳”，但这件武器是《西游记》中银角大王的法宝。